

最后的温柔

王志龙

母亲走的那年，家里的猫瘦了一圈。

母亲爱猫，是左邻右舍都知道的事。母亲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喂猫，傍晚添清水，猫窝及时清理。可从那年春天起，她不再唤猫吃饭，也不再照料猫。猫饿得在灶房门口打转，她只是固执地用手轻轻推开它：“自己找点吃的吧。”

我不解，心里还有些怪母亲狠心——猫是你一手养大的，怎么临了反倒冷淡了？

母亲走后，我清理旧物时，又看见那个用石头做的猫碗，思绪瞬间被拉回母亲临走前的那段日子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，她不是不爱猫，而是爱得太深。她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怕猫依赖成习，一旦无人喂养，只能在街头哀号，无法生存。于是她狠心放手，逼它去翻垃圾桶，去追飞虫，去学着自己觅食。她是在用最后的力气，为心爱的猫铺一条活路。

她把爱藏进了对猫的训练里，她让猫学会独立，就像曾教我走路、读书、面对风雨。她走的每一步，都在为离别做准备，哪怕面对的是一只不会说话的猫，哪怕她自己正经受病痛的折磨。

如今，那只猫早已能独自生存，在雨天也会躲进屋檐下或其他遮风挡雨的地方。离开了主人的呵护，它的体格依旧健壮，七年来独自生存，还能够享受岁月静好。这，可能是一般的猫做不到的。

偶回老家，我会带些好吃的，放进它那个用了多年的石碗里，都是满满的一碗。我知道，那一刻或许它就躲在不远处的某个角落，盯着碗里的食物。如今对它来说，一顿饱饭已是一种奢望，就像小时候的我，盼着过年一样。它活得顽强，像极了母亲。

若幸运遇见了它，我每次都大声呼唤，想让它靠近我，想轻轻抚摸它粗糙的毛。可是，它瞬间就跑得远远的，站在远处，远远地看着我，自我保护意识很强。或许，在它的心中，人已经变得不再可信。想把它带回烟台的想法，每次都落空了。

前几天回老家，看到多了两只小猫，原来它当妈妈了。

当我再次独自面对这个空荡荡的院子，忽然间泪流满面——母亲留下的老屋，只有这顽强的猫在每天守护着。母亲走了，她用最后的时光，教会了猫独自面对风雨。有时是放手，是沉默，是明知将别，仍奋力为你铺路。

我曾以为母爱是怀抱，是温暖的絮语，是永不松手。可母亲的最后一课，却是放手。

风过庭院，落花无声，那不再喂食的日子，是母亲留给猫、留给世界，最温柔的遗言。

果农四季

林绍海

晨伴薄雾出，暮驮晚风归。果农的日子，总被那些琐碎的农活填得满满当当，几乎没有清闲日子。当然，这是山里人与生俱来的本分，亦是根植心底最质朴的生活信仰。

当春风漫过大地，草木苏醒时，刮树皮治腐烂、树盘松土、开沟施肥、花前浇水、喷清园药，是开春该干的要紧活儿。待到花儿次第绽放，果农们坚持人工授粉，没人敢有半分松懈。

花开花谢，当毛茸茸的幼果密密匝匝挤在枝头，果园管护最关键的阶段就来临了。疏果者，取舍之间格外审慎：剪除畸形果、弱小果、风头擦伤果，只留品相端正的好果。

紧接着便是紧锣密鼓的果实套袋。这是个大活，也是个急活，一只只青嫩的幼果被手工裹进双层纸袋里，如同被收进小小襁褓，隔绝日灼和虫害。

盛夏骄阳似火，大地热浪蒸腾。久旱无雨的暑期，吃苦耐劳的山里人便日夜奔忙，想方设法引来远水灌溉果园。这是一场拉锯式战役，所有汗透衣衫的付出，只为枝头幼果熬过燥夏，蓄积水分。

金秋送爽时，果园迎来丰收。果农们为果儿摘除全部纸袋，顺着行间铺上反光膜，久居幽暗的苹果袒露果皮，一点点被日光晕染成绯红。待到果香醇厚、糖分充盈，采收工作正式启幕。男男女女绕树摘果，小心翼翼地放入果筐。满载的三轮车穿行崎岖山道，车轮碾过的吱呀声，是秋野独有的歌谣。

一车车苹果归院后，果农们一筐接一筐地按大小、色泽、优劣仔细分级，按规格质量装车，赶往果品市场进行交易。整年的汗水，终于有了归途。

待落叶散尽，果园归于清寂。但寒冬从不是劳作的终点，风雪中的躬身修剪，是果农对来年沉默的守望……

赶路的日头

刘志坚

日头一直很辛苦。

它不停地赶路，无论白天黑夜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雨雪阴晴，从开天辟地一路赶到现在。

日头是早晨从东山顶上出门的，天黑时赶到了西山顶上。在西山顶上歇息片刻，再从西山顶往东山顶赶路，天亮时赶到东山顶。至于究竟是日头出来天才亮的，还是天亮了日头才出来？是日头落山了天才黑的，还是天黑了日头才落山的？东山、西山沉默不语，遥遥对坐，静听老天和日头为此争执不休，却从来没有分出主次。

老天高高在上，有的是闲工夫清谈，日头却要继续赶路了。它总觉得前面不远就是要去的目的地，等到了地方再跟老天好好理论。可它走过了没有穷尽的无数个前面，却依然没有抵达。

春天，日头慈祥温和。它抚过大地、山脉与河流，抚过泛绿的草木和次第开放的花朵；它抚过村庄与田垄，抚过吆牛春耕的父亲，抚过老黄牛的犄角，也抚过弯腰挖野菜的我。夏天，日头像烧红的烙铁，烙着大地、河流、草木、村庄与麦田；也烙着割麦子的父亲，烙着晒麦粒的祖母和母亲，还烙着把新小麦嚼成面筋，缚在杆头粘知了的我。

秋日里，日头金灿灿的，染黄了山川、树木、田野与村庄，染黄了成片的玉米地和谷子地；也染黄了正在收秋的父亲，染黄了他满脸的皱纹，还顺便把我的头发染成了“黄毛儿”，与老玉米须子有几分神似。冬天到了，日头绵软下来，用微弱的光驱赶着寒风，努力温暖着大地、山峦、河流、树木、村庄与田野；温暖着往田里推粪的父亲，也温暖着屋檐下那几只瑟缩的麻雀。

日头只是静静地赶路，照拂着山川河流、城市村庄、花草树木，照拂劳碌的人们，也照拂那些在殷红的朝霞与夕阳里掠过的飞鸟，不慌不忙，从不停歇。

倒行遐想

刘吉训

黄昏里，几位老人无拘无束、怡然自得地退步倒行。退步行进我以前也遇见过，总觉得有些尴尬、别扭，这一刻，我竟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。这种倒行状态虽不能在生命历程和现实生活中广泛应用，但它起码表明，人们在和平安宁、温馨惬意的氛围中，更加热爱生命，热爱生活！

人在神智最清明的时候，会产生顿悟。假如真能重新生活一次，再经历一次少年和青年，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啊！可是，时间和生活都不能倒退。在老之将至、渐近人生终点之时，许多人心志高远，不甘心消磨岁月，努力地抓紧生命的余晖，发热发光，犹如重返少年。

倒退行走这种非常规的尝试，未必都是徒劳的。或许，这样有利于身心健康；又或许，人们能从中体会到人生的另一种滋味吧！

十年粽情

柳君

7月9日，是刘景泰烈士牺牲十周年纪念日。

早在端午节还未到来前，陈淑丽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食材，她要将粽子陆续寄给儿子刘景泰生前所在部队的战友。这是她给儿子战友寄粽子的第十个年头。

陈淑丽包的粽子，糯米醇香，馅料鲜美。儿子在的时候总是说，这才是妈妈的味道。今年，她又一如既往地把米泡好，把粽叶洗好，老早把蒸好的粽子摆在了儿子遗像前，泪水又一次流下脸颊。

2011年12月，刘景泰应征入伍，在福建闽清服役。他身着橄榄绿，英姿飒爽，在部队表现上佳，立功喜报频传。那时，她每年端午都会给儿子刘景泰和他的战友寄去山东的端午粽子。

2016年7月，超强台风“尼伯特”肆虐福建闽清，暴雨引发山洪、泥石流，多地群众受困。下士班长刘景泰随50人抢险分队奔赴重灾区云龙乡潭口村，当见到一名群众连人带车深陷泥浆，随时会被上涨的洪水吞噬时，他主动带队立即上前施救。然而，在距被困群众仅剩数米时，侧边山体骤然滑坡，裹挟巨石和淤泥的泥石流冲垮路基，将刘景泰与两名列兵一同卷入洪流。

落水后，三人一同抓住一根漂浮的断木，激流不断撕扯着树干。危急关头，刘景泰将浮木、树桩一次次推给两名年轻战友，叮嘱他们抱紧求生，自己却被巨浪冲走。两名战友在下游获救，记者采访时，战友们完整还原了班长刘景泰舍己救人的经过。事发后，部队联合海事、公安、民兵、沿岸群众展开不间断全域沿江搜救。直至2016年9月4日，群众才终于在闽侯县闽江岸边发现了刘景泰遗体，彼时距离失联整整57天。

9月11日，福建福清举行追悼大会，军地代表一千三百余人到场，多位将军出席，礼兵鸣枪致哀。部队追授刘景泰革命烈士、追记个人一等功。会后，烈士骨灰护送回位于山东的老家——栖霞市中桥开发区，安葬于革命烈士陵园。

十年来，刘景泰生前部队官兵每年清明、春节都会跨越千里赴栖霞探望烈士父母。而烈士母亲陈淑丽也将对子弟兵的爱包在粽子中，十年不辍，诠释着军民的鱼水深情。